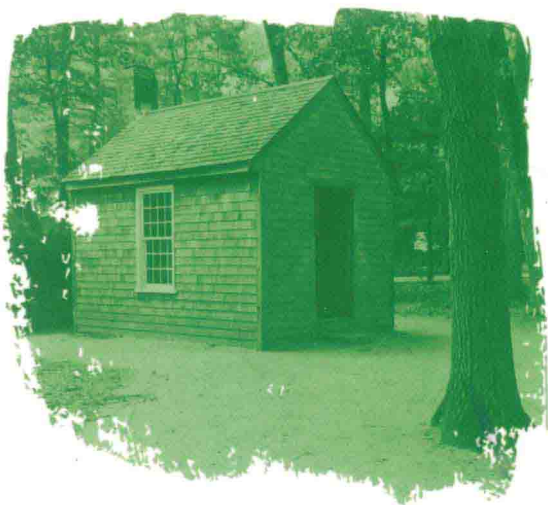


WALDEN

Henry David Thoreau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熊兵娇 译

CLASSICS
中国书籍编译馆

WALDEN

Henry David Thoreau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熊兵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瓦尔登湖 / (美) 梭罗 (Thoreau, H. D.) 著 ; 熊兵
娇译.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8

(中国书籍编译馆)

ISBN 978-7-5068-4949-4

I. ①瓦… II. ①梭… ②熊… III. ①散文集—美国—
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8607 号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熊兵娇 译

策划编辑 李立云

责任编辑 李立云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黄俊杰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5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949-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序

(一)

《瓦尔登湖》，一朵在世界文学园地中永不凋谢的奇葩，始终保持着那份鲜活的亮丽。它不仅时刻警醒着世人，也时时鞭策着这个“文明的球体”。《瓦尔登湖》的雏形是梭罗的日记和演讲词，成书历经九年，七次易稿，或扩充，或删减，或重写，全书于1854年出版。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另一本就是《瓦尔登湖》。《瓦尔登湖》出版后不但遭到冷遇，而且梭罗本人也受到讥讽与挖苦。如今，《瓦尔登湖》已然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瓦尔登湖也成了美国的“国家历史地标性遗迹”、不少人向往并寻访的精神圣地；而梭罗也在美国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并幻化为一个符号，他的精神与思想的种子深深地驻扎于美国文学的土壤里。

梭罗的一生是短暂的，也许正是生命的短暂才令我们倍感惋惜与哀叹，尽管生命的精彩并不完全在于它的长度；梭罗的一生是孤单的，他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他就活在自己的作品里，《瓦尔登湖》成了他人生的注脚；梭罗的一生是游离的，他就像瓦尔登湖一样，远离了人们往来不绝的市廛，游离于主流社会与主流价值之外。梭罗认为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事业有成，他的一生都在寻觅，寻觅某种可以激发自身精神能量的东西，他就像一颗



“流浪的星星”，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瞬时划过漆黑的夜空。他在诗中这样表白：“一束无根基的紫罗兰，/其间夹杂着浆草，/由一缕曾经盘绕其幼苗的稻草/环绕，/这就是固定着我的/法则。……/……/我在这儿不为人注意地短暂绽放，/啜饮我的生命之浆，/地上没有根基/使我的枝叶长绿，/只是立在/一个空杯里。”无疑，《瓦尔登湖》展示了一种“寻根或奠定地基”的象征性形象。然而，瓦尔登湖绝不是“文明社会的边缘”，它是梭罗“简朴生活的试验地”和“精神上的未知领域”。可是，梭罗却始终与上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梭罗自言：“我觉得自己越是爱上上帝，就越要对他，确切地说是越要使自己对他敬而远之。”与上帝保持距离，梭罗借助的是“文学远足”。他在自然的天堂里远足，“倾听风中的声音”，寻找上帝的踪迹。《瓦尔登湖》就是他远足的“见闻录”与“沉思集”。

对梭罗而言，自然不只是“上帝的象形符号”，自然还吸引他“走出去”，激发他在大地上寻找灵魂的根基。瓦尔登湖的小木屋是他“在大地上支起的精神帐篷”，在这里他可以避开康科德人对他的不满与恶意。梭罗说：“在我的本性中，有一种对荒野的奇特满足。……当我遭受谴责时，我退回到这片土地。”正是“这片土地”，给予了他精神上的庇护，也为他提供了书写自然的空间与基础。梭罗极爱描绘自然，他对自然有着常人罕有的好奇，并用一种惊人和少见的深度、洞察力与优美的文字表达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自然的发现与感悟。

(二)

梭罗为何选择去瓦尔登湖短时栖居？不能否认，他受到了爱默生思想的指引，但梭罗有别于爱默生。爱默生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他活在一个纯粹理念的世界里；梭罗却把理念带入了现实的、实存的物质世界。爱默生奉行的是“超验”，他无法回归自然，他认为那是理想主义者的象征；而梭罗奉行的是“体验”，他必须以自然作为“物质与精神的连接点”，以实践者的身份去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爱默生对梭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瓦尔登湖》中我们可以发

现，他多处表达了与爱默生相同或相似的观点。甚至有人认为他走向瓦尔登湖、入住丛林，也是受到了爱默生的《改革者》的影响。爱默生说：“我对他的思想非常熟悉，——它们都是我的思想，不过是以更新奇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然而，我们不应简单地认同梭罗的思想就是爱默生的，至少二者在表达方式上和情感基调上是有所不同的。爱默生通过“透明的眼球”去注视“宇宙生命的流动”，梭罗则是通过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吸收快乐”去感知自然。

在爱默生的眼里，梭罗是位有才华的青年，但是对于他放弃这世间少有的实干才能，爱默生感到遗憾，他觉得梭罗没有抱负。“去种种豆子本来不是什么坏事……梭罗那里却仍然只有豆子”，这是爱默生对梭罗的评价。《梭罗》的作者斯蒂芬·哈恩认为，他们的关系意味着一种共生，但两人缺乏足够的交流。梭罗曾这样为自己辩护：“你也许认为我从世人中退隐会耗尽我的力量，在寂寞中，我为自己编织了一个丝网或者一个茧，像一个蛹，不多久就从中化出一个更美好的生命，适合生活在一个更高的社会。”显然，梭罗去丛林生活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投入社会生活。梭罗渴望自己的生活有一种“更大的裸露”，他认为花园客厅里的生活没有什么意思，这样的生活缺乏粗犷，也没有必要，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要“和太阳建立更为直接的联系”，他要“从最平凡的事件、每日的现象中获得灵感和满足”。这样，他可以“不用去梦想天堂，而只关注身边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瓦尔登湖》是“在大地上构想天堂”。在梭罗看来，瓦尔登湖是“大地的眼睛”，是“一面砸不碎的镜子”；而瓦尔登湖水是“上帝的滴液”，是“生命的源泉”。在瓦尔登湖边，梭罗用他那双“对自然倾心的眼”，注视万物，反观人生，享受灵魂在寂寞恬静中的升华与自净。梭罗在瓦尔登湖的体验是幸福的，尽管显得有些无序与杂乱。《瓦尔登湖》成就了梭罗，使他的丛林生活获得了永恒的文学意义。



(三)

读《瓦尔登湖》，不禁想起庄子、陶渊明；想起沈从文的《边城》、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想起沃尔特·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想起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赫尔曼·麦克维尔的《白鲸》；想起那些看似同类的生命个体与文学经典。确实，古今中外，书写与描绘自然、探索自我与重塑自我的作家与作品不在少数，梭罗与《瓦尔登湖》却特立独行。梭罗走进自然，与自然朝夕相处，忠实地记录他的见闻与思索。可以说，正是梭罗对生活及其意义的终极追问与思索，才使《瓦尔登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抒情与写景散文。它是“一个更为全面的生活哲学的暗示”，具有生命哲学的深刻蕴意。

梭罗走入荒野，践行的是一种主流价值之外的生活，寻求的是生活的“最简方案”。可是，他专注的不只是一种原始的野性生活的个人体验，不只是关心个体心灵的空明与澄净，他更希望寻找工业文明浪潮下人类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在《瓦尔登湖》中，梭罗真实地流露了他对工业文明的质疑与反叛。他批判奴隶制度、工厂制度、商业、时尚、铁路和战争；痛击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自私掠夺，对生活物资的疯狂占有与贪恋；揭露人性的残暴、虚假与伪善。梭罗针砭时弊，笔锋犀利。《瓦尔登湖》被誉为“绿色圣经”，可以说它是一把解剖工业文明的利刃。

我们已经看到，工业文明无情地撕毁了“自然法则”，“畸形的物质享受”将人们拖入“物质主义的泥沼”。人的精神一旦迷失，生命的存在意义就会被悬置。如果精神的阵地失陷，物质的繁荣也只能是“虚假的繁荣”，产生不了超越的力量，必将带来道德与价值的失落。或许有人会这样反诘：“难道要像梭罗一样隐居丛林，方可显示生命的高贵与非凡的意义？”事实上，梭罗并非“一个遗世独立的隐士”。如果我们能在喧嚣市井中安于静谧，如果我们能在繁华尘世中固守一方净土，如果我们能在虚浮躁动中保持简朴纯真的自我，那我们就走在了去往“瓦尔登湖”的路上。让我们追随梭罗的步伐，去聆听自然的音符，去寻找生命的惊奇，去思考人生的真义。

(四)

《瓦尔登湖》之水已经汇入不同国家的“大河小溪”，它被不同的文字演绎，并获得新的生命力。

中国境内最早的《瓦尔登湖》全译本是由徐迟翻译的，书的译名为《华尔腾》，于1949年在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译本被收入《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三十余年后，徐迟重新翻译，将译名改为《瓦尔登湖》，于1982年交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之后，徐迟又对第二版的译文进行了修订，于1993年再次交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译本分别于1997、2000、2003、2004、2006、2009、2011、2014年再版。除上海译文出版社之外，另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徐迟的译本。可见，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在国内最具影响力。近三年，其他译者翻译的《瓦尔登湖》全译本已经超过二十个。真可谓“译彩纷呈”！

“就美学而言，《瓦尔登湖》具有令人惊叹的多重含义，是这本书令人爱读的重要乐趣”，或许也是这本书令人爱译的重要乐趣。今天选择翻译《瓦尔登湖》，不能否认是出于对作品及其作者的喜爱。早年攻读硕士学位时，有机会选修《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研读爱默生和梭罗的著作，那时有过翻译的冲动；但深知梭罗思想的深刻与文字的晦涩，不敢也不能轻易触碰。今天下决心着手翻译，仍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译文背离、消泯了梭罗的本真，唯恐那些意味悠长的诗行变得像枯死的花草一样，淡了色泽，失了芬芳。但不管怎样，总算了结了一个心愿！

确实，《瓦尔登湖》的深刻“不是那种轻易就被领悟的深刻”，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每个译本都是解读这种“深刻”的一次尝试，而在“深刻”被揭示、被阐发的同时，它又进入另一个“幽深的湖底”，需要更多的尝试去挖掘。梭罗的语言充满诗性与哲理，它在传递既有意义的同时，又创生新的意义。我们对《瓦尔登湖》的解读难以穷尽其“内在的可能性”，没有哪位读者能进入“全知的状态”，它始终处于一个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这赋予了这部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像梭罗走进自然，翻译《瓦尔登湖》是一个



感受、想象、思维与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融入了艰辛，也吸收了快乐。

在这里，我还要向读者交代，本译本根据 New American Library 出版的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1960/1999) 译出。译文注释主要参考或引用了 Jeffrey S. Cramer 编辑的 *Walden: A Fully Annotated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谨致谢忱。

最后，感谢中国书籍出版社责任编辑李立云女士对译文做了细心的校订，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感谢我的爱人不辞辛苦地为我修改了译文初稿中的错误与不当的用词。译文中的任何纰漏与不妥之处都由我个人负责。

熊兵娇

二〇一五年春

目录

CONTENTS

瓦尔登湖

译者序	1
1. 勤俭持家	1
2. 身居何处，何以为生	62
3. 阅读享乐	77
4. 天籁之音	86
5. 独居生活	100
6. 游人访客	109
7. 豆子田园	121
8. 乡村偶记	132
9. 湖光掠影	137
10. 贝克农庄	156
11. 高层法则	164
12. 与兽为邻	174
13. 屋内取暖	186
14. 昔日居民，冬季访客	199
15. 冬日野兽	211
16. 冬日湖畔	220
17. 春日实景	232
18. 篇尾结语	247

1. 勤俭持家

就在我写出下面数页文字，亦可说长篇大段的文字时^①，我正独居于丛林之中，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畔，一间自己搭建的屋子里，周边一英里内没有邻居^②，仅凭自己的双手劳作，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生活了两年又两个月。现在，我又成了文明生活的寄居者^③。

倘若不是同城人细心探问我的隐居生活^④，我并不愿以个人私事来博取读者的注意。有人觉得这种生活不切合实际，但在我看来，这并无不切实际之义。若是考虑现实境况，这种生活方式既合乎人性，又切合情理。有人问我，何以饱腹，是否感到孤独寂寞，或是惊惧害怕，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有人好奇，问我拿出多少收入捐赠给慈善事业；还有些拖家带口之人问我，接济了多少个贫苦的孩子。所以，当我在书中尝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时，还需请那些对我并无特别兴趣的读者见谅。很多书都会省去我^⑤或第一人称，但本书将作保留。此书

① 梭罗居住瓦尔登湖期间只写出了《瓦尔登湖》大概一半多的文字，离开之后他还多次来湖边搜寻写作素材。

② 当时修建菲奇堡铁路的爱尔兰工人就居住在距离梭罗的小屋不到一英里远的棚屋里，但梭罗不把他们当作邻居，因为铁路竣工后，这些工人很快就搬走了。

③ 梭罗将他人生的不同阶段视为暂时性寄居或试验，自1837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的十二年间，他迁居了八次。

④ 梭罗还未去瓦尔登湖入住，正思考可能合适的居住地点时，就有人探问他去干什么。

⑤ 英文原文中的斜体在译文中均保留，改为仿宋字体。



别具一格，恰是言必称我。大家惯常都不大记得，毕竟往往是第一人称发话致意。如果我知道还有人与我有着同样的经历，我就不会这样大肆渲染自己。但遗憾的是，由于自身见识短浅，我只能在这里谈我自己了。不过，依我之见，每一位作家迟早都应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做一简洁真实的描述，而不要只去记述他所听闻的别人的生活。此类文字描述，就如同他自远方遥寄给自己的亲人。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活着，那就必定是生活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或许，这样一些文字，尤其适合写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对于其余的读者，他们亦会接受适用于自己的内容。我相信，没有人会在穿衣时去强拉硬扯，毕竟衣服只有合身，方才穿着舒适。

我乐意讲述的事情，与其说是关于中国人和桑威奇岛民^①，不如说是阅读这些文字的读者，眼下正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你们，这关乎你们的生活现状，尤其是你们生存于其中的外部环境，在这样一个现世里，在这样一个市镇中，你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如此糟糕地生活下去是否还有必要，如此糟糕的一切是否已无可改善。我到过康科德^②的很多地方，商店、事务所、野外，所到之处皆可发现，那里的居民似乎在以千奇百怪的方式苦修赎罪^③。我曾听说婆罗门教徒^④，坐在四堆烈火之上，两眼直视太阳，或是头朝下悬挂在火焰上，或是回头望天，“直到再也不能恢复原状，然而，由于颈部扭曲，唯有流质食物可以进入胃囊”；他们有的终生用镣铐将自己拴在大树下，有的则如毛虫，用自己的身躯丈量帝国的辽阔疆域，而有的则单足立于台柱顶端。甚至是这样一些自觉的悔罪方式，也几乎不会比我平素所见更令人难以相信与令人吃惊。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完成的十二项苦

① 指的是夏威夷人。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于1778年1月发现了夏威夷群岛，且以桑威奇伯爵（the Earl of Sandwich）的名字将群岛命名为“桑威奇群岛”。

② 梭罗时代的康科德是一个大概只有2,200人居住的小村庄。

③ 梭罗不信仰赎罪的基督教圣礼。

④ 印度教教徒中婆罗门等级最高。

役^①，与我的近邻所承受的苦役相比，堪称微不足道。因为他只有十二项，总有一个终了；而我始终未见这些近邻杀死或征服了任何一只怪兽，或是完成了任何一项苦役。他们没有伊俄拉俄斯^②这样的侠义之士相助，能用滚烫的烙铁去烧灼九头蛇许德拉的头和颈部，结果竟是一个头被斩去，顿时生出两个头。

我看到年轻人，亦是我的同城人，他们的不幸，恰恰是继承了农场、房屋、粮仓、牛群和农具，因为这些容易获得，却难以舍弃。倘若他们生在露天牧场之上，让狼来喂养，那就更好了，那样他们还可能用更加清晰的双眼看到，他们是在怎样的田地里艰苦劳作。谁使他们沦为了土地的奴隶？人皆只啜一口土，为何他们要享用六十英亩^③？为何他们一降临人世，就要自掘坟墓？他们必须活出个人样，腾达飞黄，尽其所能地过上好日子。我见过无数可怜却不朽的灵魂，几乎为重负所击溃，喘不过气，在生命之途艰难地爬行，推动身前一个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脏乱不堪的奥吉亚斯牛棚^④尚未清洗，还要为一百英亩的土地、耕地、牧草场、牧场和林地辛苦耕耘。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无须为这些遗留下来的重负而挣扎求生，竟然也觉得为了维持与养活这个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就足够艰辛了。

这样操劳苦干，实属失策。不久之后，人的生命精髓就随耕种而进入土地，变为混合肥料。人们为通常称作必然性——似是而非的命运所驱使。就如一本古书^⑤所言，他们费心收藏财物，结果却遭虫蛀，被锈腐，甚至招致小偷破门闯入来窃取。尽管此前毫无意识，但待到临终之际，他们就会知道，这是愚人的生活。传说，丢卡利翁和皮拉

① 赫拉克勒斯为了从迈肯尼国王欧律斯透斯的奴役中解脱出来，必须完成国王规定的十二项看似无法完成的苦役。

② 赫拉克勒斯的朋友，色萨利国王。

③ 指的是通常情况下的康科德农庄的面积。

④ 赫拉克勒斯的十二项苦役之中包括清洗奥吉亚斯牛棚，这个牛棚关了三千头牛，多年没有清洗，赫拉克勒斯让两条河流改道流经牛棚，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苦役。

⑤ 指的是《圣经》。对梭罗而言，《圣经》是一部古书。



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来造人^①：——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罗利则用音调铿锵的押韵词这样写道，——

“从此，慈悲却又坚韧的心，
经受苦痛与忧虑，
印证那坚硬如石的是我们的身躯。”

如此盲目地遵循一个错误的神谕，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却不去看石头落于何处。

大多数人，即使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度^②的人们，仅仅因为无知与失策，苦心积虑，艰苦卓绝，最终自己却无法摘得生活的甜美果实。他们的手指，由于过度的辛劳，已经变得麻木、颤抖，而无法继续采摘果子。如今，日复一日，劳苦之人没有空闲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全人，也无法保持最为阳刚的男子汉气概；他的劳动力在市场上可能会贬值。他只有时间做一台机器，别无出路。他怎么可能记得自己的无知——因为恰是无知助他长大成人——谁会如此频繁地运用自己的学识？在对他做出评价之前，我们应时而无偿为他提供膳食与衣物，真心实意地接纳他。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就像果实的光泽，只有精心呵护才可以保全。然而，我们待人待己，都不够体贴温和。

人人皆知，你们这群读者当中，有的人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甚至苟延残喘。我并不怀疑，这本书的读者中就有人付不起享用的所有饭食，破衣烂鞋也无钱换新的；尽管如此，还是会从债主那里夺得一

① 希腊神话中，宙斯大怒之下引发了一场大洪水，只有丢卡利翁和皮拉幸存。为了让地球重获生机，泰美斯女神指引他们往自己身后扔石头造人，丢卡利翁扔的石头变成了男人，他的妻子皮拉扔的石头变成了女人。

② 梭罗认为，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有相对的自由，因为当时还有四千万受奴役的奴隶。

个小时的空闲，用这点偷来的时间阅读几页文字。你们过的是怎样低微而又卑怯的生活，这显而易见，因为我的眼力被经验打磨；总是难得自由身，却想尽办法营生，又想尽办法还债，结果陷入一个古老又无法摆脱的困境，拉丁美洲人称其为“*æs alienum*”，即“别人的铜钱”，因为有些钱币是用铜铸造的。他们就在别人的铜钱里苟且度日，垂死挣扎，最后被别人的铜钱埋葬。总是发誓明天还钱，明天一定要还钱，今天生命就危在旦夕，竟是到死也无力偿还。曲意逢迎，使尽招数，差点就犯法蹲监狱了。满口谎话、溜须拍马、选举投票，将自己缩进文明礼节的空壳内，或是摆出虚假浮夸的慷慨气度，让邻居信服你，为他们添置衣服鞋帽，或装备四轮马车，或代购食物。为了防病，又给自己备好积蓄，不是放在旧箱子里，就是塞在泥墙背面的长筒袜里，抑或是存在更为安全的砖石银行里；无论何处，不管数目是多是少，到头来竟落得疾病缠身。

我时而感到不解，为何我们这般轻率——我差点要说——去服从这种粗俗野蛮、从外地舶来的、违背人性的^①奴役规矩——黑奴制度？有那么多精明狡诈的奴隶主正奴役南北两方的农奴。南方的监工冷酷无情，北方的监工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最糟糕的是，你成了自己的奴隶监工。不妨谈谈人所具有的神性吧！看看那些在大路上驱赶牲畜的人，日夜往市场赶路，神性会在他的心中生发吗？他的最高职责就是喂马饮马。与运输的盈利相比，他的命运价值几何？他不就是为“轰动乡绅”赶车吗？他会有多么神圣、多么不朽呢？看看他，是怎样的畏缩与卑怯，又是怎样的惶惶不可终日。他既非不朽，也非神圣，只不过是自我认定的奴隶与囚徒，这是因自己的所为而获得的名声。与个人的自我评价相比，公众舆论还算不上专横残暴。恰恰是一个人的自我评价，决定了他的命运，或者更确切地说，指明了他的归宿。即使是在西印度群岛，有着自我解放的渴念与理想，却无威尔伯

① 奴隶制是美国南方诸州的制度，对于北方诸州而言，它是舶来品；同时，对于人性而言，它具有异质性。



福斯^①这样的人来加以实现。再想想这块土地上的年轻女性，她们靠着编织梳妆台软垫来苟且求生，却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好似人们可以消磨时间，却丝毫不损生命之永恒。

芸芸众生过着沉默而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就是习以为常的绝望。从一座绝望的城市走进一个绝望的乡村，同时还必须用水貂和麝鼠般的勇敢来安慰自己。甚至是在人类的嬉戏娱乐之中，也潜藏着这种僵化不变而又浑然不觉的绝望。娱乐之中没有休憩，只有工作之后才可获得歇息。然而，不去做绝望的事，这就是智慧之举。

当我们援引教义问答手册中的话语来思考什么是人的生存目的，什么是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财富时，似乎觉得这是人们有意选择了一种共同的生存方式，因为他们更愿以这样的方式活着。然而，他们却坦言，这只是别无选择罢了。但凡敏锐康健之人都会知道，太阳升起，晴空万里。摒弃偏见，永远为时不晚。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无论多么古老，若无确证，便不可轻信。今天人人响应或默认的真理，明天就可能成为谬论，有人认为那不过是烟雾，却偏有人坚信，那是将甘霖播撒大地的云朵。尽管老者说你会一事无成，但只要奋力拼搏，就定会有所作为。老一辈行的是老一套，新一代就应推陈出新。古人曾不知往炉中添料让炉火保持燃烧；今人则在蒸汽发动机内添上一点干柴，以迅疾如飞鸟的速度，环绕全球。恰如常言所道，老不中用。年长者未必能有资格为年轻人提供指导，因为从年龄中，他失多获少。有人可能会质疑，聪明绝顶之人活在此世，难道就一定能洞悉万物的绝对价值？实际上，老一辈并没有为新一代提出什么宝贵的忠告，他们自己的生活阅历本就褊狭浅陋，出于个人之种种原因，他们过着这般悲惨不幸的生活，他们自己也无法不这样想。抑或也有可能，他们还存有与经验相悖的信仰，只是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年轻。我在人间活了三十余年，到现在为止，尚未从长者那里听到一句切实受用或诚挚衷心的劝告。他们无言相

①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英国废奴运动的领袖之一，于1807年见证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的通过，在晚年他支持彻底废除奴隶的运动，是《废除奴隶制度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 1833）的提案人。英国于1833年解放了所有奴隶。

告，大概也无法对我说一些中肯有用的话。这就是生活，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是我自己尚未尝试过的生活体验。尽管老一辈也曾有人体验过，但无益于我。倘若我的人生体验于我大有裨益，即使我的那些精神导师对此沉默不语，我也定会深思熟虑。

一位农夫对我说：“人不能单靠素食为生，因为素食无法提供骨骼成长所需的营养”；因此，他就老老实实在地花上一部分时间来补充人体骨骼所需的原料；他一边不停地走，一边在牛背后说着话，牛利用植物滋养的骨头，不顾一切阻力，使劲拉着他和他那笨重的犁向前走。有些东西，对某些圈子里的人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比如对最无助的病人来说；对其他圈中的人而言，纯粹是生活的奢侈品；对另外一些圈子里的人而言，则完全不为其所知。

有人认为，人类生命的整个大地，无论高山还是峡谷，都被我们的先人走过，世间万物都被关注过。据伊夫林^①所言，“睿智的所罗门下令，树与树之间要保持精确的间距；罗马的执政官规定，在不算非法侵入的情况下，人们隔多长时间才可以去邻居的田地，捡拾落下但尚未被踩踏的橡子，多大份额要归还邻居。”希波克拉底^②甚至还规定了修剪指甲的方法，那就是，与指端齐平，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确实，极其无聊乏味的事情消磨了我们丰富多彩、舒心的生活，毫无疑问，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可是，人的能力有多大，从来没有人估量过；人能做什么，也没有通过先例做出判断，尝试过的体验少得可怜。不管你至今是怎样的一败涂地，“孩子，不要苦恼，谁会指派你去做未竟之业？”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实验去体验生活；比如同一个太阳让我的豆子长熟了，同时，它也照亮了像我们这样的整个地球的人间万物。如果我还记得这个事实，就可以避免犯错。这并不是我锄豆时所

①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英国日记作家、园艺学家，曾撰写过有关美术、林学、宗教等著作三十余部。

② 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 of Kos，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7），古希腊著名医师，西方医学奠基人，被称为“医学之父”，他的医学观点对后来西方医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